



牧齋初學集卷第八十七

疏

蒙恩昭雪恭伸辭謝微悃疏

臣去歲以枚卜被訐闔門席藁靜聽處分伏遇
皇上神明獨運 慈炤竝施關節旣明之

旨旣以 天語定其鐵案失于覺察之罰復以
公錯薄其金科於是臣之覆盆得白而孤生可
保矣夫枚卜 大典橫致攻訐上塵 聖衷下

關 國體 皇上安得不 赫然震怒此天地
之公而風雷之斷也 天威震疊之後尚不忍

遽信單詞付之所司公同審讞再三駁正此雨露之仁而山澤之虛也以國法稟三尺以公議聽舉朝凡廷臣上殿之爭一任其詞辯鋒湧而要其理之所是卽一夫如簧之口亦縱其蜩蟬沸羹而觀其遁之所窮水落而石出火炎而玉見此化工之神機而曲成之妙用也臣生生世世子子孫孫頂戴聖恩與天無極又何容贅一詞哉臣才能淺薄命運迍邐上負四朝養士之德莫報秋毫俛懷半生致君之思未酬尺寸幸得再見天日曲荷恩波自

今以往益堅素心自守樸學耕山釣水長爲清白之民誦詩讀書終老丹鉛之業他日做周六典作唐一經備掌故于清朝續長編于聖世此則職之迂愚庶幾仰答殊恩而自期晚節者也惟是臣之問擬已奉明旨法當束身歸里臣受皇上深恩淪肌刻骨犬馬猶知戀主豈敢恣然徑去卽日赴鴻臚寺報名謝恩陛辭該寺以朝儀不載此款不收報單只得齋戒盥沐向大明門行五拜三叩頭禮辭朝前去臣自此望觚稜之雲氣想長安于日

邊惟有瞻 天仰 聖依戀屏營而已

微臣束身就繫輔臣蜚語橫加謹平心剖
質仰祈 聖明洞鑒疏

臣於本年正月被本縣管糧衙問革書手張漢
儒具疏訐 奏欽奉 聖旨著該撫按拏解來
京究問即日泥首就道聽候起解流氛阻隔道
路閒關疾病顛連匍匐詣 闕恭遇 皇上如
天好生理冤清獄靈雨應祈懽聲雷動臣惟有
瞻 天仰 聖靜候處分及接邸報見輔臣溫
體仁辯許自表疏爲之喟然太息曰臣尚未忍

薄視體仁何體仁自視之薄乃爾乎臣昔年去
國因體仁以枚卜訐 奏此 聖明所洞鑒海
內所著聞也今日奸棍鑿空誣 奏驟干 聖

怒猶不忍卽僂而付之所司此我 皇上天地
父母之深仁也體仁從旁睨視則亦已矣又從
而下石焉者何也 聖明在御如日中天臣而
有罪卽逐體仁庸何補臣苟無罪卽不逐體仁
庸何傷今謂臣朋謀合算必欲逐之而後入豈
明謂臣之死生懸于其手有必不相容之勢非
所謂神者告之乎臣十載田園三年苦塊自表

同鄉不識一面何況其他渡淮而北病寒病暑沿途就醫僅存喘息安能分身縮地潛住近郊漢儒之疏體仁自言無與然漢儒誣臣多賊體仁亦曰賄賂漢儒誣臣廣布體仁亦言合算何其異口而同喙也且非獨于此也體仁往訐臣浙闡舊案蒙 皇上勅下法司勘問欽奉 聖旨錢千秋關節等事會審既明大哉 王言一言而科場之斷案定微臣之冤誣白矣漢儒一則曰賣舉人再則曰賣舉人何敢于弁髦 明旨而肆無忌憚也體仁曰舉朝皆謙益之黨漢

儒亦曰把持黨局體仁曰在朝在野呼吸相通漢儒亦曰幫助黨局遙執朝政何物漢儒與聞鈞黨若此之精也漢儒揚揚長安道上誇詡體仁倚爲牆壁合而觀之可謂盡無影響哉體仁謂已經 乾斷於臣毫無芥蒂體仁輔政以來每遭論劾無以自解輒以嗾使坐臣其辯主事賀王盛之疏尋端及臣尤爲憤憤具在 御前此可謂之無芥蒂乎八年揆席呼吸霜露埽門媚竈之徒聞風應募爭欲殺臣以效首功表不正則影邪況于明示風旨而顯爲質的乎體仁

年來每自稱贖眊置國事邊事于度外獨至于刺探羅織鷹擊毛摯則劃然心開而其於臣尤甚向令念皇上特簡勉圖報稱移此等精神心術用以東籌奴南策寇中理軍國重事豈不亦弘濟時艱偉然救時之相乎臣竊爲體仁惜之傳有之君子不阨人于險又曰高伯其爲僂乎復惡已甚矣體仁逐臣之官錮臣之身目睹其跋扈困窮若此亦可以已矣人言飽其毒手必將曲殺臣囚圜之中身填牢戶而後快得無犯阨人已甚之戒乎皇上好生而體仁好

殺皇上解網而體仁結網於以上副天心仰贊聖德似亦不當如此臣終願以大臣之誼長者之言爲體仁效忠告也臣初仕先朝觸魏崔之焰而皇上生之繼遇聖明櫻體仁之鋒而皇上再生之臣之身皇上之身也惟有呼天呼父母歸命投誠於君父而已至若漢儒誣奏錢糧兵餉一切單款皇上神明洞鑒一勘自明臣尚有另疏辯析不敢贅陳伏乞皇上念臣孤危寃誣幽囚覆盆勅令該部作速審結或做本朝大獄廷鞫事

例 特賜研審臣沉寃得白微生復全生生世
世子子孫孫感荷 聖恩與天無極矣

剖明關節始末以祈 聖鑒以明臣節疏
臣繫獄經年欽荷 聖恩解網不敢詣 闕謝

恩惟朝夕焚香頂禮祝誦 萬壽本月二十

六日接得邸報大學士孔等題奉 聖旨鄭三

俊兩案蒙徇原應重治以爲法官之戒卿等既

說他老耄無子歷任清勤姑著贖徒三年去錢

謙益關節之事其風節可知俟擬請自有鑒裁

該衙門知道欽此臣不勝慙悚不勝感激安敢

嘿嘿而處於此臣於崇禎元年濫與枚卜舊輔

溫體仁憤不列名借浙闡舊案訐臣體仁指臣

賄賣關節事露後陰使千秋脫逃沉閣不結不

知關節指騙緣繇是臣抗疏指摘千秋與二棍

提到法司天啓二年十二月間遣結案此體仁

之欺 君說謊最爲昭著者也欽奉 明旨下

法司勘問御史多至六人刑部司官多至十三

人矢天誓神嚴鞫確供然後具獄上 請欽奉

聖旨錢千秋關節等事會審既明其軍犯放

回來京應得罪名還察議具 奏欽此臣旋以

不能覺察問擬公杖荷 皇上俞允具疏謝
恩回籍恭惟浙闈一案案牘山積諍論波翻究
竟折衷於 皇上會審既明之一語此微臣勘
問昭雪之始末也體仁攘踞揆席慮臣姓字尚
在人口死灰或至復然顯示風指陰設陷阱必
欲殺臣而後已卽奸棍誣 奏亦訟言賄賣關
節敢於弄髦 明旨則體仁指授線索業已滿
盤託出矣臣束身待罪感荷 聖慈靜聽處分
不復抵齒前事今幸 皇上明旨及此此正臣
愚剖心自明之日也當逆璫用事以臣爲楊漣

趙南星之黨矯 旨削奪亦借關節爲辭 皇
上旣杖拭臣而 召用矣體仁所掇拾者逆璫
之餘唾也 皇上所昭雪者逆璫之舊案也
皇上於此案爲臣昭雪者再煌煌 明旨凜於
金科玉條矣臣敢不投誠歸命披瀝於 君父
之前乎臣竊惟人臣立身事 主風節與名節
不同風節者標致勵千古激揚動一世聖賢豪
傑之所優爲也名節者如中女之不倚市門凡
民之不爲盜賊如坊止水斷斷乎不可踰佚夫
人而知之者也臣資性駑下行能媮薄猥以風

節譽臣臣當媿死若交通關節賄賣舉人此無
行義壞名節之尤者也 聖主不以爲臣哲父
不以爲子生難戴顏面而爲人死當薦棘毒以
入地臣讀聖賢之書奉父師之訓於名節二字
亦旣籌之熟矣而謂臣忍爲之乎臣恭繹 明
旨深惟 皇上辯析風節勵世磨鈍之至意臣
一線餘生賴 皇上覆露保全得有今日竊以
爲 皇上全臣之軀命尤不若全臣之名節全
臣之軀命臣之得生在一身在一家而全臣之
名節臣之得生在天下在後世此臣之所爲披
丹瀝血懇祈 天鑒者也 伏乞 皇上勅下法
司及九卿科道將前後獄辭公會勘如有纖
毫干涉請卽日戮臣於市爲人臣敗壞名節欺
國誤朝之大戒如其不然仍望 皇上天語
昭雪臣生生世世子子孫孫竝荷 聖恩於罔
極矣

微臣荷 恩誼重戀 主情深謹瀝丹誠

仰祈 天鑒疏

臣竊惟臣子之於 君父孰不戴 天履地沾
被 洪慈然而荷 恩高厚瀕死屢生蓋未有

如臣者始以闖禍削奪 皇上收採淪廢起自
田閒頓躋卿貳臣之之死而生者一也繼以枚
卜被訐 皇上勘鞫始末放歸鄉里無玷生平
臣之之死而生者二也十載歸田三年喪母草
土餘生橫罹誣詆挾排山壓卵之威騰負塗載
車之謗 朝野爲之沸騰道路無不震悸 皇
上恩同覆載 明竝日月含沙者死伏都市覆
盆者生出棘林臣之之死而生者三也臣觀
本朝大獄代不數見遠則門達之構陷李袁近
則許顯純之曲殺楊左臣之孤危有甚於此奸

胥旣倚勢而飛章宵人又承風而造獄鉗網獨
萃於一身萋菲共成其貝錦自非 皇上堅持
睿斷力雪冤誣臣之殘骸未知死所臣之孤生
寧有今日雖復巫陽筮魄斗極收魂方之於臣
未爲厚幸若乃禍之初煽也銀鐺急徵直截勘
問然後羣奸張設之網羅一擊而立破獄之漸
解也踰冬久繫再三駁正然後愚臣覆蔀之情
事經久而愈明而又矜其負氣自矜貫其嫉惡
已甚鎔鑄以大冶之鑪箴砭其狂易之疾此又
我 皇上範圍曲成造化之妙用超出古今萬

萬者也臣惟自古奸邪小人禍國家者其初必
假朋黨以攻君子其後必興大獄以空善類
皇上天縱聖學博覽今古神明獨運灼見獄
禍之根株洞燭黨論之枝蔓故微臣刀俎魚肉
僅而得免此非獨臣一人之幸也臣伏覩皇
上克謹天戒矜恤庶獄解網遍囹圄謳歌滿
寰宇如臣愚昧得與罷民庶女竝荷昭融臣
在國家不啻春林之片羽秋風之一葉其獲
生全至爲微末然皇上深仁厚澤霑被士類
則已弘長無窮矣從此悖卞之奸絕跡清時同

文之獄屏息聖世善人競進國論清夷億萬
年有道之長恒必繇此此又臣之所稽首以誦
引領以幾者也臣性質剛褊學問迂疎有不負
所學之虛願而孤悰每躋於清時有同人渙羣
之素志而奇禍獨深於鈞黨遠慙神祖之拔
擢近負皇上之生成自今以往幸得解網山
林全生魚鳥然而長安日遠貫口星遙曾不若
城南片地咫尺禁門猶得同瞻尺五之天近
望觚稜之氣惟有朝朝暮暮祝頌岡陵子子
孫孫報稱狗馬而已臣往年革職聽勘奉有關

節等事會審既明之 旨問擬公杖辭 朝還
籍今茲再蒙 恩宥豈敢咫尺 天顏不一稽
首 闕下謹力疾扶掖向 大明門行五拜三
叩頭禮卽日辭 朝前去臣不勝瞻 天仰
聖依戀屏營之至

遵 旨回話疏

臣自往歲觸權被構蒙 皇上鑒臣無辜寬赦
歸里頂踵高厚杜門屏跡朝夕焚香祝誦 萬
壽頃於十一月十二日接得刑部咨文內開原
任刑部侍郎蔡奕琛 奏爲再陳神通廣大等

事奉 聖旨復社一案屢奉 明旨延捱不結
明有把持今觀復社或問及十大罪之檄僭妄
奸貪兼備於人才治亂大有關係何可不問張
溥張采錢謙益殊干法紀俱著回將話來還勒
限去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扣頭捧讀仰見
皇上神明睿知獨觀萬化之源惻然於人才治
亂之大關思所以力創而亟返之甚盛心也臣
於復社有無干涉不容不力辯於 聖明之前
者敢矢心瀝血爲 皇上縷陳之奕琛疏稱張
溥首創復社臣中萬曆庚戌科進士溥中崇禎

辛未科進士相去已二十餘年結社會文原爲
經生應舉而設臣以老甲科叨冒部堂何緣廁
跡其閒其不容不辯者一也復社或問係原任
蘇州府推官周之夔所作及徐懷丹十大罪檄
原本具在未會隻字及臣若臣果係復社則之
夔何不先指臣直待奕琛始拈出耶其不容不
辯者二也復社屢奉 明旨察奏亦未曾有臣
姓名 屢旨見在 御前其不容不辯者三也
復社一案聞往年撫按回 奏已經部覆臣方
被逮在京無繇與知其有未經回 奏者事在

所司有無把持諸臣見在可問其不容不辯者
四也復社自復社也臣自臣也奕琛欲紐而一
之而無端插入一語曰謙益發縱此所謂捕風
捉影也其不容不辯者五也復社自復社也奕
琛自奕琛也復社自有周之夔之案奕琛自有
薛國觀之案奕琛又欲紐而一之而曰復社操
戈繇臣指授此所謂桃僵李代也其不容不辯
者六也臣雖愚陋亦素講君臣之大義四方多
故 聖主側席謂中外臣子皆當以報恩讎之
心報 君父以剪異己之心剪奴寇勿沽直以

邀名勿背公而植黨此臣朴忠一念退不忘君可質鬼神者也顧坐以遙執朝權黨同伐異則冤而又冤誣而又誣矣其不容不辯者七也果如奕琛言則臣等真江南之大蠹也官於江南者與生于江南者是不一人何皆喑默不言豈舉朝之臣子皆朋黨不忠而獨奕琛一人忠乎抑亦居官任職時不忠而負罪之後乃忠乎其不容不辯者八也此八者事理昭灼確有証據聖明在上一覽了然臣豈敢隻字支飾哉至若奕琛以王陞彥一案坐臣傾陷臣不

必與辯也何也陞彥之獄出於睿斷非外廷所敢與也皇上天縱神明乾綱獨攬而謂草野小臣能於三千里之外簸弄神通皇上至聖至神明見萬里此不辯而知其誣者也奕琛疏滿紙鑿空無論監生盛順從不識面即如錢位坤登途驟病就醫金陵京口未嘗渡淮一步而以爲潛入京師此而可誣孰不可誣其他正不必置辯也奕琛以舊輔溫體仁姻戚疑臣報復不知臣生平素無藏蓄固未嘗讎體仁於生前乃奕琛顧欲代體仁讎臣於身後人之不同

量若此又何言哉伏乞 皇上洞鑒復社或問
諸原刻果否有臣姓名王陞彥一案果否繇臣
構陷并 勅下九卿科道諸臣公議奕琛累疏
誣臣果否真僞則公道大明讒網立破臣得以
漁樵沒齒生生世世戴 聖德於無涯矣

議

輸丁議

自有流賊之警本道公祖諄諄以出丁出貲捍
禦桑梓勸諭鄉紳俾爲士民倡率凡兩閱月遂
巡未有應者近日賊勢未解警報日至縣父母

奉道檄催督遽有開寫輸丁姓名造冊報道路
說不肖駭曰神矣哉何其具也已而聞諸道路
則曰所謂輸丁者輸其所自有之丁也一紳有
家僮若干人具名開報有事率以守城不費一
錢不待晷刻而丁已具矣不肖沉吟竊嘆不解
所謂久之乃冒昧獻議曰家丁之說與排門夫
不同排門夫專爲城守而說也城守之日民之
少壯者登陴老弱婦女更番接應舉邑之人編
入行閒所謂排門夫也若家丁必其人勇敢便
利嫻習武藝緩則用以教練守望急則用以乘

城出戰者也今以家僮具數充報此輩富饒者危帽輕衫如游閒公子貧窮者鶉衣草食如卑田乞兒一旦有事何所用之此為欺上臺乎抑自欺乎將誤地方乎抑自誤乎鄉紳平日自視過尊視其家人過驕以為編作家丁排門造冊為地方不惜痛自屈損一至于此不知有事城守雖鄉紳與齊民無異家僮上城何煩主人輸助正德中齊劉之變楊文襄居京口韎注登城與編氓共事又何有於鄉紳之童僕而斤斤以開報為能事乎縣傳道檄曰輸丁自守自守之

云本道公祖欲鄉紳各自為身家妻子墳墓之計勸而激之之詞也非果欲其自守也譬如一城有事某雉堞墮矣某紳能自率其丁以某堞完乎某家門殘矣某紳能自占其丁以其家免乎此萬萬不通之說也道檄所謂自守者正古人家自為戰人自為守之義而非謂其各率家丁以自守也不肖伏思之與其募家丁不如募鄉兵與其私募家丁不如公募鄉兵流賊非生而為流賊也拳勇無藉饑寒不逞之徒睥睨怨望乘閒而起者平時之奸民即突發之流賊也

今籍記某鄉某保拳勇之人若干拔其尤者取的當保結募而收之此輩一爲我用則其黨與回心矣有事則各募其徒黨以爲爪牙募百人可以得千人此一便也江海之間嘯風跋浪窺伺內地者多矣我招募鄉兵朝夕訓練彼將以我爲有備望風屏跡且可以絕勾引之途防竊發之盜此二便也異鄉之人小小營販寓籍于此者不驅則奸宄叢雜驅之則流冗可憐宜各就其行戶編爲一甲擇其久著此土人共識認者責以保結卽抽其輕便驍捷者署爲丁壯此

輩喜于得食便于見留卽於保甲之中行寓兵之法此三便也兵旣募矣餉將安出曰道檄原以輸丁爲言輸之爲言輸而歸之于官也輸餉卽所以輸丁也鄉紳爲身家妻子墳墓之計各發本心捐貲省費黽勉蠲助則富監富民必從風而響應矣有不率者所司以三尺繩之何辭之與有巢縣之破也吾郡沈生重傷困斃伏積屍三日寇退而後出親見縣令勸富家出粟募守皆慳不肯應城破之後駢首就僇哭聲震天悔不從縣令之言此殷監之不遠者吾邑富庶

百倍于巢願爲綢繆桑土之思無忍焦頭爛額
之議此不肖所不忍深言者也或者以爲募兵
未用恐其難輯已用懼其難散不知旣募之後
有束伍之法有訓練之方雖千萬人可以進退
如意而況區區數百人乎爲此說者不識時務
不知方略借老成隱憂之語以爲藏慳飾吝之
地置之不足道可也若夫鄉兵之利更僕未可
悉言本道公祖所稱李茂明梅長公保吉保麻
之事不肖深知之故敢以爲桑梓勸崇禎八年
三月朔日虞鄉老民錢謙益謹議

與楊明府論編審

臺下以指日 朝天之身爲五年編審之計蒐
討伏匿摘發姦蠹窮日分夜舌敝唇乾爲百姓
均繇役爲地方計長久此仁人君子之用心也
惟是法立弊生役多田少欺匿日煩爬搔無術
臺下日不暇給尚苦其紛紛而道路嘖有煩言
不勝其洶洶伏而思之其大端有三客田之濫
免不可問則不得不取盈于額田富戶之花詭
不可問則不得不歸併于窮戶桀黠之上下其
手不可問則不得不責成于區書此三者臺下

與通邑之所同患也竊以爲此番編役宜首清
客戶當浦城徐簡吾撫臺限田之時邑中別無
客戶東倉一孝廉入贅其婦翁借壻名立戶楊
忠烈公編審此戶之役反重于他戶於是借戶
者屏息矣客戶之多不知何年始其多而濫免
也又不知從何政始此今日第一弊端也可不
鋤而去之乎或曰新叅茂苑相公亦占戶嘗熟
避茂苑不敢問則客戶俱不可問也此其言甚
陋茂苑生平清節海內著聞客戶之立必不與
知況爰立之後與官坊冷局事體不同今方平

章軍國以天下爲己任安肯以絕不相干之客
戶妨礙一邑之役法乎一旦毅然改正茂苑聞
之不惟無後言也必將大喜借茂苑作榜樣則
其他客戶便可一筆勾除一舉而可以清寄庄
之弊甦窮民之困又可以成執政之清名而逢
其所喜何憚而不爲客戶之濫極矣有他省之
鄉紳物故已久而占籍隔省者有江址之鄉紳
江海懸絕而占籍江南者其尤可笑者則錢司
廳名選之戶也司廳初舉順天以同宗刺來謁
問之則曰祖上傳聞記憶是嘗熟人耳後遂欲

領坊銀于嘗熟當事者不可而止未聞有寸田尺土在嘗熟也非宗認宗無譜通譜此近來流俗惡套今不知何人借其戶以避役是又以司廳為市也如曰以原籍之故則寒家原自浙東遷來何不立戶于浙如曰以同宗之故則寒宗有儀賔在江右何不立戶于南新此事理之萬萬不通者也諸如此類非但當釐正點役更須重加罰治以為欺隱之戒者也其或事出有因法可假借者如錢職方大鶴本嘗熟人也而於長洲登第則當覈長洲之會免與否而不當但

以原籍為辭蔣邑宰介如本無錫人也而於嘗熟發科則當覈無錫之會免與否而不當但以本庠為解循本責實徹底打算免不任受德不免亦不任受怨何憂客戶之不可問哉花詭之弊不可窮詰假如千畝之田一旦化為百戶世有千畝而百人為買主者乎百畝之田一旦化為十戶世有百畝而十人為買主者乎此可一案籍而了然者也又有不花而花不詭而詭者於官戶民戶之外多設款額者是也又或有不當優而優者于本分應免之外加倍優饒有不

當免而免者於鄉紳科貢之外另立名目此等弊竇不除情面不去但于窮戶窮民行一切歸併之法恐紛紛者卒未有定而洶洶者亦終未有已也爲臺下計與其獨裁之不若公議之也與其拮据料理于一堂不若疏通商權于一邑也今將通縣優免數目本邑鄉紳舉貢等項若干客戶若干別戶若干據現造冊籍先送闔邑縉紳公議或免或否各各公同注定一則爲通邑清役一則爲父母分怨料縉紳必不辭也次則送本學師長集諸生公議諸生公爲桑梓私

爲門戶苟有所見必竭誠相對不敢誣且隱也又次則行首告之法或投匭或面陳許其直言情弊覈實施行則言者摩厲爭進而其可採者必十得五六雖桀黠之上下其手者亦將形見而計窮也拚此數日功夫花詭可清冒濫可覈差不患多田不患少榜額一出便如金科玉條不可移易雖曰五年編審造福于地方者不啻百年千年在臺下更加之意而已矣或曰如是而役猶不足則奈何曰繇役者一邑之公事也非縣父母一人之事也在縣父母當與縉紳公

當免而免者於鄉紳科貢之外另立名目此等弊竇不除情面不去但于窮戶窮民行一切歸併之法恐紛紛者卒未有定而洶洶者亦終未有已也爲臺下計與其獨裁之不若公議之也與其拮据料理于一堂不若疏通商權于一邑也今將通縣優免數目本邑鄉紳舉貢等項若干客戶若干別戶若干據現造冊籍先送闔邑縉紳公議或免或否各各公同注定一則爲通邑清役一則爲父母分怨料縉紳必不辭也次則送本學師長集諸生公議諸生公爲桑梓私

爲門戶苟有所見必竭誠相對不敢誣且隱也又次則行首告之法或投匭或面陳許其直言情弊覈實施行則言者摩厲爭進而其可採者必十得五六雖桀黠之上下其手者亦將形見而計窮也拚此數日功夫花詭可清冒濫可覈差不患多田不患少榜額一出便如金科玉條不可移易雖曰五年編審造福于地方者不啻百年千年在臺下更加之意而已矣或曰如是而役猶不足則奈何曰繇役者一邑之公事也非縣父母一人之事也在縣父母當與縉紳公

議在縉紳當與縣父母分憂吾輩之受國恩多矣視力役小民便多吃虧一分亦復何妨役果不足則於見在優免額中量出幾何或領差或貼役不佞當努力以爲士紳倡首孝廉子衿之賢者自當聞風響應庶幾往役者不困而民力可漸瘳乎往時官戶槩不當差官田漸多民田漸少徐浦城爲松江司理慨然有限田平役之志及開府吳中奏請舉行楊忠烈力贊其事迄今吳民不至盡爲捐瘠二公之力也未及三十年而吾邑之役法蠹弊至此波靡魚爛誰執其咎伏惟老父母推浦城之成法踵忠烈之芳規廣詢獨斷爲虞民造無窮之福不肖雖老且賤猶能從閭史之後執簡而書之狂瞽之言不識忌諱伏惟裁擇

與蔣明府論優免事宜

伏承頒示優免書冊俾各竭芻蕘仰佐臺下平役恤民之百一甚盛心也臺下化洽飲羊智周握蚤罔中情弊豈不洞若觀火而猶折節下問敢不臆舉以對竊見所頒書冊似猶出胥吏筆牘有意上下其手未經台覽者也客歲以客戶

濫免上書前政楊公以蔣邑宰介如職方錢大鶴相提而論今大鶴則推置客戶介如則收厠邑紳干客戶之中獨收東倉吳志衍一人此何爲也介如應入邑紳則何以獨外大鶴志衍旣應優免則何以謝凌正卿諸公乎開此冊者假手于二公顛倒簸弄以撓亂經理客戶之議以巧爲客宦撓越盤互之地設謀甚狡伏機甚深此其人必老吏舞文敢以役法爲市者似不可不察也冊中事宜吏有可得而商者功臣撥賜田畝免糧免差此國制也本縣舊有宋西寧庄田濫免至萬畝外今又改爲薛陽武此何說也西寧庄田撥賜出自何朝奉何御批據何部劄果有之也自當仰遵典制免糧免差若猶未也則有餘田一體當差違者一畝至三畝杖六十之律例在况庄田昔係西寧今歸陽武果欽賜也其敢私相授受乎元勳如中山國戚如嘉定假令設版焦瑕動稱四履盡三吳之土田不足供勳戚之湯沐矧蕞爾一邑乎愚以爲庄田一欵斷宜窮究假冒根繇不得因仍姑息亦所以正國法也其當裁者一也故宦優

免出自上臺德意誰敢非之士大夫生叨國恩沒而優免三年逾涯極矣宦于他方者誰無故吏誰無門生宦于茲土者誰無舉主誰無座主故宦之後又有故宦十之外又復十年率是而行安所底止上臺為公故舊夫豈不軫惜小民小民之膏血有窮上臺之恩施無已愚以為故宦不論官職崇卑有無批免斷以三年為限在小民無不心服即上臺亦當首肯其當裁者二也忠臣後裔王錢世襲錦衣論官優免無容置喙矣其他應炤奉祠生員量加優免若假

忠裔名色濫寄多田其端不可開也忠臣死杖死獄志在報國國家業贈恤優報若其後人詭田避役倚忠裔以厲民必非忠魂所樂也尤可笑者李仲達列之忠臣戶則繆西溪諸公何得不與王蒼野錢雲江皆死倭難忠臣也王道燁之外又立王蒼野一戶則錢可興之外又將立錢雲江一戶乎奸胥目無三尺一至於此其當裁者三也名色錯列朱紫混淆有一紳而列兩戶者有故紳而列見在者有已故封君免三年之外者有已故雜流混弟三年之內者其當

裁者四也雜流承舍吏員儒士此等蠅附多人
狐假莫辨本是過海活切之流又多子虛亡是
之輩不如一切抹殺論田起差其當裁者五也
命婦守節一款事無大謬理則不安會典旌表
守節必夫亡三十以下者若會應封典不得與
旌今日命婦守節此非名也夫人再醮前輩會
有謔語卽命婦徼恩優免不當以守節爲詞目
前見謂何傷異日終成話柄向雖列名公啓亦
自悔斯言之玷矣其當裁者五也凡此皆臺下
所朝夕講求一經拈出便自了然但在臺下推

造化之心放霹靂之手滿盤打算徹底施行則
劇邑之繇役可平小民之疾苦少息矣雖然此
所論於用之內也通邑之積弊莫大乎花詭往
時之花詭者奸頑小戶雀鼠穿穴耳今則富家
巨室無戶不花無田不詭矣有巨萬之田而僅
存百數者矣有一戶之田而化爲千百者矣用
籍有田而富戶無田收租放債則有田而點差
應役則無田過此以往弊將奈何說者曰有兩
法以治之一則併田當差也一則論田貼役也
此兩說者似是而實非也假令併田當差則一

區之中必以千畝數百畝之戶領差而萬畝之花詭者影附於各區小戶之中閒領小差永避大差是花詭者於併差甚便也假令論田貼差則一邑之中亦必以千畝數百畝之戶領差而萬畝之花詭者藏躲於一畝一戶之列豈惟避大差併避小差是花詭者於貼差尤便也領差之中戶下戶艱難跋涉破家蕩產甚且以身命償之而富家巨室上不應公家之急下不惜閭閻之窮安享銅山金穴之利恣行敲骨吸髓之惡役法從此大壞民生從此日蹙而不平之極

焚搶劫掠之禍亦從此而醞釀決裂可不懼哉當今不窮搜花詭之弊則徭役不可得而平也不重加花詭之罰則花詭不可得而禁也試覆按歷年推收冊籍過邑之田非有海漲沙壩也岡上之田又非有蟲蝕鼠耗也昔何以多今何以少昔何以有今何以無昔何以歸併今何以瓜分昔何處來今何處去按圖而索之履畝而求之不亦了然在目乎搜得此等弊端罪在吏書嚴治吏書罪在業戶嚴治業戶行不赦之誅立倍等之罰花詭何患乎不清役法何患乎不

善哉若夫花詭之淵藪顯明易見者則客宦之
戶是也一富戶立一客宦則邑中少一富戶矣
兩富戶立兩客宦則邑中少兩富戶矣有爲調
停之說者曰每戶優免其半以謝客紳此法一
行爲富室者各立宦戶各免半差自此客宦麋
至如市賈之相求不十年內嘗熟無民田矣凡
立客戶者皆奸頑大戶借蔭避役者也昨與陳
益吾趙景之二公面商以爲令邑北運等重役
宜先點客宦戶充當後及本邑庶可以懲詭寄
之奸絕寄庄之跡此事理之確當者也客戶之
田皆奸頑大戶之田也免則奸頑大戶被其利
客宦不任受德不免則奸頑大戶寢其奸客宦
不任受怨台臺爲民父母三尺在手斬釘截鐵
爲斯民造福百年亦何嫌何憚而不爲哉往年
議清客戶楊父母每告人曰極欲周旋只是錢
老先生不肯爲之听然解頤今日口快手癢不
能自禁復爲臺下發此狂言轉復自笑也如有
可聽伏望留神採擇如其不可如候蟲之聲自
作自止於籬落之間冀高明無以聒耳爲罪此
後亦不敢更置一喙矣

請調用閩帥議

竊惟天下大勢以人身譬之京師其元首也東南其腹腴也齊魯豫楚其肩背肢體也方今奴寇交訐豫楚殘破齊魯瘡痍獨東南腹腴無恙是以元首晏然而肩背肢體可以徐圖補救今荆襄陷矣江州殆矣竝江交下羽檄四至蕪關又以焚劫告矣賊在荆襄則雄據上游無日不可以直下賊在蕪關則潛伏內地無處不可以窺渡我無將無兵無舟船無車馬無器仗無斥堠奸人勾引盜賊竊發上何以衛 陵寢下何

以圍陪京東南腹腴之地將蹂踐焉豫楚齊魯而神京何所恃以無恐此可爲膽寒股栗蹙然不終日者也爲今之計拯溺救焚權宜急切惟有調用閩帥一著悉心籌之其便有五鄭帥方略諳曉師律精嚴感激 聖恩誓以死報新舊登撫二會公皆以百口保之用節制之師鼓義激之氣闖賊游魂可以滅此朝食此一便也鄭兵皆島卒番鬼習汨善沒如長魚擁劍跳躍於驚濤巨浪之中賊雖多梟悍原野奔突而水戰非其所長以鄭之長制閩之短此二便也其

鈇礮之猛毒槍刃之犀利牌甲之輕堅船艦之完好皆二十年以來積歲月閱攻戰竭貲力而就之者也彼在行閒必悉索以來無製造簡稽之勞而得利兵堅甲之用此三便也禽鳥之制也以氣鄭來則闖必縮足不敢南下而江海閒萑苻伏莽可取次收服爲我之爪牙此四便也江南無知兵之將無束伍之卒一經調度旌旗壁壘煥然改色東南半壁轉弱爲強此於閩海此五便也愚以謂當事諸公宜亟以江南急危情形飛章入告伏乞 皇上立勅鄭帥移鎮東

南專理禦寇事宜若寇信孔亟一面上疏一面移文令尅日就道勿遲曷刻須其至商權信地酌量戰守庶幾流氛可立淨江上可安枕而中原可一意辦奴此非獨東南之福也優其辭命厚其禮幣許之以懋賞申之以信誓使之踴躍鼓舞欣然趨事其將領士卒一應安家衣甲器械船隻行糧月糧一炤鄭帥弟鴻逵赴登事例移文閩撫於正項錢糧支給開算明白江南卽支正項錢糧代閩解京則將士樂於用命而錢糧無彼此牽掣之慮矣或曰閩海之所恃者鄭

帥也鄭左足一動閩撫將多方以阻之必不成
行曰今天下之患莫劇於闖賊地莫要於東南
國家之命脉莫重於高皇帝之陵寢閩撫自
爲閩海計獨不爲孝陵計乎獨不爲東南桑
梓計乎東南閩粵之門戶爲東南卽所以爲閩
粵也炎風朔雪莫非王土爲臣子者其敢以四
履之地自分疆索乎新登撫赴登也屬鄭帥造
船於瓜洲鄭慨然曰此王事也萬里不敢辭况
京江咫尺乎已而語其弟鴻逵奴警更急我嘗
親督師渡江其慷慨赴義急病讓夷如此而

中忍以他詞柅之以徵發期會遼緩之乎卽閩
有他盜不過狗鼠噬嚙故有鎮守總戎在漳潮
之篆委偏裨暫署江南事有端緒卽建節還閩
固未嘗奪鄭於閩而閩何必爲及瓜之慮乎客
歲征徭以兩廣片檄而往今茲援登逼歲而奉
詔獻歲而出師此一役也簡書切於征徭警
急同於赴登鄭必行閩撫必不阻皆可以執左
券也或曰流言洶洶螻蛄之聲違山十里若寇
不南下東南解嚴召鄭而以重兵至何所置之
嗚呼噫嘻謬哉此言天下未有賊據荆襄一日

不撲滅而東南可一日解嚴者也孫吳時西陵合暮舉烽火三鼓竟達吳郡之南沙南宋之都杭也倚荆襄以爲固賈似道不救呂文煥襄陽失而東南隨之天下安有失荆襄而可以固守江南者乎我若戍守得人舟師繕完卽當爲進取之計及其未定而擾之誘其來而蹙之乘其便而襲之天厭其惡安知不授首于我如今之爲拱手而待其來且徼倖其不一來忽然而來其及圖之乎自古敵國之勢我不往則彼來非我薄人則人薄我今以颺舉霧合狼吞獸突之

闖賊而望其爲彼疆我理耕桑交境之敵此亘古必無之理也東南之要害不止一隅旣奉命移鎮則東南皆信地也皖急可借以援皖鳳急可借以援鳳淮急可借以援淮譬之奕棋下一子於邊角而全局皆可以炤應則下子之勝著也天下事已如奕棋之殘局矣誠有意收拾則滿盤全局著子之當下者尚多而恐當局者措手之未易也姑先以救急一著言之衰晚罪廢不當出位哆口輕談天下事警急旁午吳中一目數驚頃見南省臺傳議曰上護陵寢下顧

身家聽斯言也如寢睡中聞人聒耳大呼不覺
流汗驚寤推襪被而起庸敢進一得之愚以備
左右之采擇癸未三月朔日

牧齋初學集卷第八

制科

萬曆三十八年

廷試策一道

臣對臣聞帝王之治天下也必有畫一天下之
大法而後上下之紀綱肅必有貫徹天下之真
心而後上下之命脉通何謂大法名實相稽威
德相御下不得有煩囂之國是而上不至有壅
遏之國成此宇內之大同也不可以假借者也
何謂真心堂階一體上不以積疑爲

攬權而下不以積威爲奉職此君心之真同也
不可以假襲者也有法以運用其心則人主之
心源曉然分布于宇宙言之上宣也如吾喉舌
令之下流也如吾臂指而天下帖服於風行草
偃之化有心以宰制其法則天下之治理井然
受象於君心言之有是非也君心不受其兩岐
令之有通塞也君心不開其旁竇而人主坐制
其繩聯絲制之機古之帝王不綜核而言路自
清不振勵而廟謨自定以君心之真同成宇內
之大同君之惠澤流而臣之悃誠達濃仁厚化

蔚爲太和其道端不外此藉令法不求其大同
則言有異指令有異門人主置天下於有同有
異之域而天下不得同藉令心不求其真同則
君與相異心君相與天下異向人主先置其心
於互同互異之域而天下且不得不異是故天
下之治者天下同也天下之所以治者君心同
而天下無弗同也欽惟我 皇帝陛下負不世
出之資天德獨純於乾健具大有爲之略景運
方撫於日中應門深拱而天災譴告小心時凜
于握冰玉几遙臨而朝事紛紜獨斷常洞于觀

火憫直北之大祲則仁先四民不惜留稅以賑
畿輔怒滇南之失律則威行萬里行將傳首以
慰昆明春秋鼎盛氛孽削平千載一治也老成
在位宵小屏跡又千載一時也猗與盛哉以此
登三咸五流唐漂虞可計日待矣乃猶不自滿
假進臣等而策之於 廷上嘉皇虞三代之盛
言底績令從風而以輓近之混殽廢閣者穆然
引咎責躬願與二三元老共襄同德一心之治
臣草茅賤士新從遠方來望日就雲夢寐不敢
忘其敢無說而處於此 臣竊惟天下有大防二

議論與詔令是也議論之播騰也在下而所以
司其氣機決其闕竅者則屬之于上故有形在
下而下不得衡操者議論也詔令之傳宣也在
上而所以導其血脉應其條理者則屬之于下
故有權在上而上不得臆逞者詔令也議論之
先有神焉以主之忽而澄清忽而橫潰其故不
可以口耳揣也故古之畏言者必取喻於防川
川之決也乘於一隙而奔於莫禦則主議論者
重詔令之表有幾焉以制之不蹙而馳無端而
過其故不可以耳目求也故古之重令者必取

象於渙汗汗之渙也出之則順而反之則逆則制詔令者重詔令無關於議論也而議論之一起一伏有因詔令而息亦有因詔令而滋者詔令爲端而議論爲之委也議論無關於詔令也而詔令之一純一駁有得而爲議論坊亦有失而爲議論叢者議論爲矢而詔令爲之的也斯二者省則俱省煩則俱煩行則俱行格則俱格在上在下皆若有使之然者而莫知其所以然蓋自古以來固然矣以唐虞極治之會七政齊庶尹諧六府修三事治當此之時言不聽於無

稽治必期乎從欲何惑乎羣言何憂乎梗令哉而讒說殄行至震驚於朕師苗民逆命猶待化於干羽蓋議論之難清而詔令之易格如此又况漢唐以來類多雜伯雜夷之治雖綜覈可以息羣言削牘可以驚萬里亦惡足以爲今日獻哉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崛起田間廓清宇宙其於政務之幾微民情之委悉與夫人材國運之盛衰隆污莫不蚤見而灼計之朝廷之上有職掌無議論有議論無是非每一詔下薄海內外爲之心戰而股慄蓋郊廓之鼎卜年者旣二

百餘而高皇帝神武式憑猶一日也肆我
 皇上又以篤生之聖嗣服承休主勢尊國勢強
 東征西討威靈赫然八襲九重神明旁燭固宜
 垂裳端拱之化遠繼唐虞近符高廟矣而人
 心浮薄國論紛呶議論未必屏息詔令未必奉
 行誠有如聖制所慮者臣嘗觀今日之議論
 矣懷顧忌則事事類於寒蟬瞰機關則人人託
 於鳴鳳彼蜀我雒朝繇暮跖阜囊白簡盡如捉
 風何議論之為也臣嘗觀今日之詔令矣宮禁
 未必行之於部院部院未必行之於郡邑溫綸

讓德於夏雨嚴旨遜威於秋霜連章累詔盡如
 掛壁何詔令之為也臣以為以寡言省議論議
 論之似省而實煩者此也如欲省之莫若先使
 議論之明彼所攻擊者為事也必剖白其事之
 根株彼所黨伐者為人也必嚴核其人之儔黨
 彼為引繩批根之言以劫衆而行其私吾以公
 論裁之彼為函端匿跡之言以疑上而傾其敵
 吾以明斷決之有疏必答有覆必行下有部院
 大臣之職掌而上有聖明之批發何嫌何怨
 何讎何黨議論之途明而議論之曹破矣臣以

爲以空言行詔令詔令之似行而實格者此也如欲行之莫若先使詔令之信守令之貪殘當先厲苞苴之禁而貪風可懲封疆之破壞當先正失事之誅而邊臣可警逢掖之囂陵無已也臺省之尋戈曠林者無乃導其先路文章之怪誕日甚也章奏之射覆窶數者無乃樹之前茅嚴爲章程勤爲批發令前必無不明不昧之言而令後必無可貸可輕之罰何蓋何藏何趨何避詔令之源約而詔令之流順矣臣竊以爲清言路正國體莫先於此而又非其本也 聖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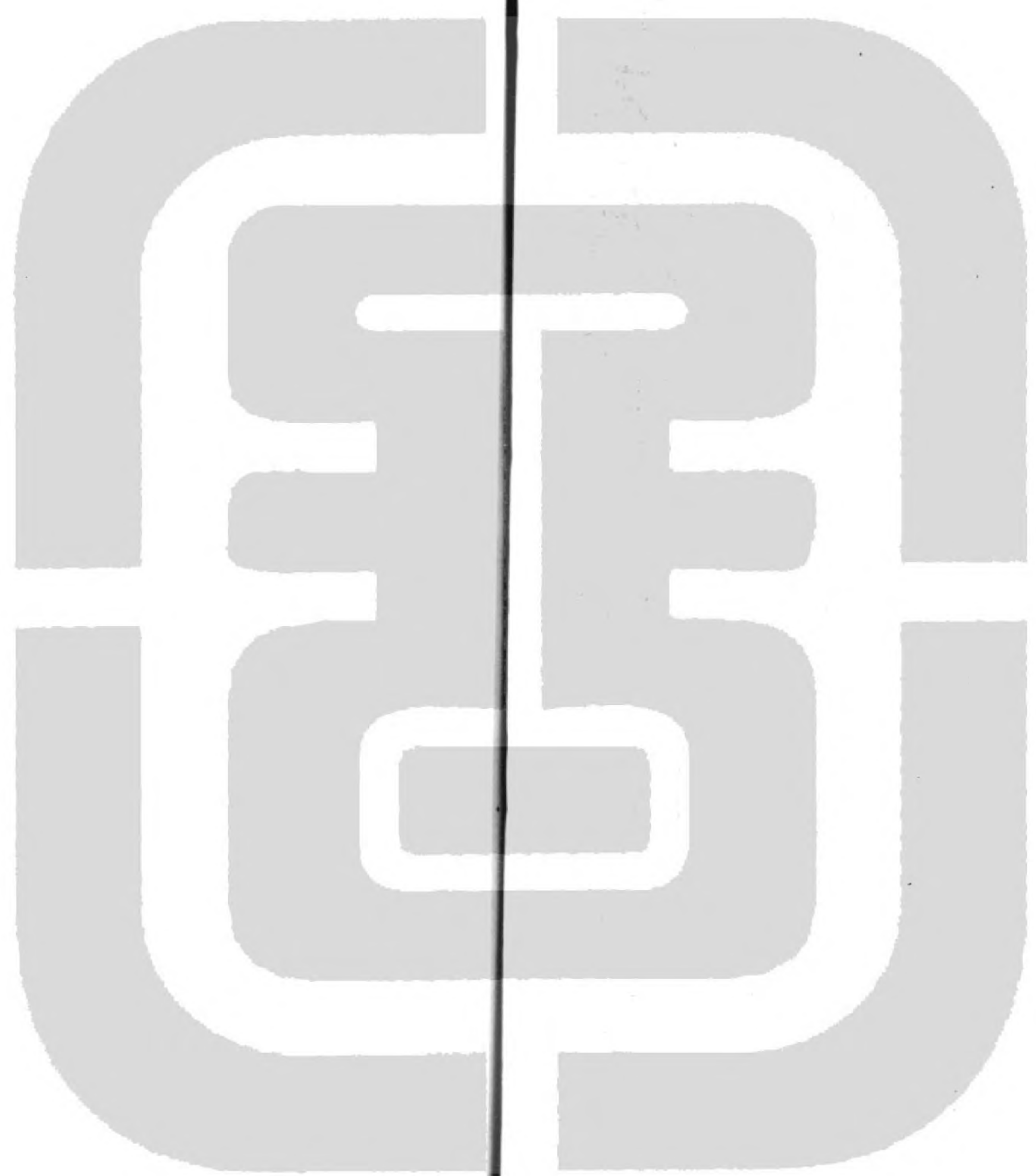
不云乎君臣同心治化乃成求治之本一言蔽之矣臣姑無遠引 先朝盛事如左劉右戴從容夜分爲千秋美譚者卽 皇上御極初亦嘗以優崇召對倚毗重臣而其人亦能以彊力把持天下蓋六事疏中所稱省議論重詔令者一時綱舉目張班班可考則君臣同心之效可見如此矣自茲以後諸庸輔之紹述者但用其餘威緒謀搏擊言路牢籠私人而未聞稍爲社稷計諸臣之伎倆才品與夫傾危委靡之狀皆積爲 皇上所窺於是視羣臣太輕視天下事太

易用舍舉錯務爲一切不可測以勝之而天下
事幾不可爲臣以爲宜亟自今日返之矣平臺
煖閣晝日延見無徒以中旨慰留也訓儲卜相
旦夕舉行無徒以留中羈係也惟辟作福惟辟
作威臣以慶賞刑威歸之主上而臣作股肱
耳目汝翼汝爲汝聽汝明上又以其股肱耳目
共之於臣下君心下濟而臣心上行議論自省
詔令自行豈事更張治具乎哉臣嘗伏讀大
誥首君臣同游曰歷代君臣同德一心立綱陳
紀昭示天下爲民造福大哉王言真所謂以

君心之真同成天下之大同綦隆盛治度越千
古而我皇上所宜羹牆祖述者乎抑臣又有
獻焉臣嘗誦唐陸贄之言曰人主智出萬物有
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宇之意謀
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炤羣情有先事之察此
數言者英主詰辟多受其病而皇上固萬無
是也然以臣愚管窺今之綱紀未肅命脉未通
天下未盡大同者則以皇上聰明神斷無時
不用而未必盡用之任人行政吃緊當用之處
耳贄之言儻亦非無當乎書稱堯德則曰稽於

衆舍已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序
禹湯之所繇興則曰禹拜昌言用人惟已故能
無我者始能同人而獨智自賢之主雖欲同德
一心其道無繇也伏惟我皇上虛心以諮訪
耆碩大心以茹納臣工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
月不用威而人畏之如雷霆天地交而歲功成
上下交而理道立此可還至而立有效者也不
然今天下亦多故矣所恃者惟上下同心庶可
無棟橈軸折之禍而皇上又以獨智絕之患
豈止於議論煩詔令格而已哉臣不識忌諱干

冒宸威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Handwritten text in a vertical column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a reference mark.

